



馬克思 恩格斯

反对机会主义

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恩格斯

反对机会主义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出版者說明

本文集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輯，收集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反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的幾篇主要論文和書信（或其片段），全部作品和書信都依寫作和出版時間先後排列。這些材料，一部分是採用已有的譯文，一部分是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新譯的。

目 录

一 論文

馬克思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	1
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	5
恩格斯：松維尔代表大会和国际	23
恩格斯：論权威	30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	34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 （“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	71
恩格斯：論住宅問題第二版序言	79
恩格斯：給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書所写的导言	90
恩格斯：批判社会民主党 1891年綱領草案	92

二 書信

恩格斯致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員会（委員会書 信第二号）1846年9月16日	109
恩格斯致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員会（委員会書 信第三号）1846年10月23日	111
恩格斯致在布魯塞爾的馬克思 1846年10月23日	114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的 声明 1865年2月6日	116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5年2月18日	117

馬克思致庫格曼	1865年2月23日	121
馬克思致庫格曼	1866年10月9日	126
馬克思致庫格曼	1868年7月11日	128
馬克思致施韦澤	1868年10月13日	130
馬克思致恩格斯	1869年3月5日	134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	1871年2月13日	136
馬克思致弗·波尔特	1871年11月23日	140
恩格斯致科·切尔札吉	1872年1月14日	143
恩格斯致泰·庫諾	1872年1月24日	146
恩格斯致倍倍尔	1873年6月20日	153
馬克思致左尔格	1877年10月19日	157
恩格斯致約·菲·貝克尔	1879年7月1日	159
馬克思致左尔格	1879年9月19日	160
恩格斯致倍倍尔	1879年11月14日	162
恩格斯致倍倍尔	1879年12月16日	164
恩格斯致伯恩施坦	1882年1月25日	166
恩格斯致考茨基	1882年9月12日	168
恩格斯致伯恩施坦	1882年10月20日	169
恩格斯致倍倍尔	1882年10月28日	172
恩格斯致伯恩施坦	1883年1月18日	174
恩格斯致伯恩施坦	1883年2月27日—3月1日	175
恩格斯致左尔格	1889年6月8日	177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年8月5日	179
恩格斯致拉法格	1890年10月27日	182
恩格斯致考茨基	1891年6月29日	183
恩格斯致考茨基	1892年9月4日	184
恩格斯致左尔格	1893年1月18日	187

恩格斯致左尔格 1894年11月10日	188
恩格斯致李卜克内西 1894年11月24日	191
恩格斯致左尔格 1894年12月4日	195
恩格斯致維·阿德勒 1894年12月14日	199
恩格斯致拉法格 1895年4月3日	200
附：人名表	201

馬克思 恩格斯

“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們在第一卷中(參看“神聖的麥克斯”、“政治自由主義”)考察過的那種迄今存在于德國自由主義和法英資產階級運動之間的关系,在德國社會主義和法英無產階級運動之間也存在着。與德國共產主義者同時,出現了許多著作家,他們接受了英法的某些共產主義思想,把這些思想和自己的德國哲學前提混成一團。這些“社會主義者”——或者像他們自稱的那樣,“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外國的共產主義文獻並不是一定的現實運動的表現和產物,而純粹是些理論的著作,這些著作完全像他們所設想的德國哲學體系的產生一樣,是從“純粹思想”中產生的。他們並沒有考慮到,即使這些著作是在宣傳某種體系,它們仍然是以實際的需要為基礎,是以一定國家里的一定階級的生活條件的總和為基礎的。他們把這個黨中的某些著作家的幻想信以為真,似乎這些著作家所談的確實是“最合理的”社會制度,而不是一定階級和一定時代的需要。由於這些“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當了德意志思想體系的俘虜,因而看不清楚現實的关系。他們對“不科學的”法國人和英國人所採取的行動,就是首先激起德國讀者們對這些外國人的膚淺性或“粗俗的”經驗主義表示應有的輕視,歌頌“德國科學”,硬說它負有使命要終於向世界顯示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真理,顯示出絕對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於是他們立刻開始工作,想以“德國科學”的代表者的資格

来完成这个使命，尽管在大多数场合下，这个“德国科学”差不多像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原著一样（他们仅仅根据施泰因、埃尔克斯等人的编纂论文才知道这些原著），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他们赋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那个“真理”是什么呢？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体系，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他们说来却是完全不可解释的，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思想的纯粹文献上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对这类文献的错误了解。本来这些共产主义体系以及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共产主义著作不过是现实运动的表现，而他们却把这些体系和著作同现实运动分裂开来，然后，又十分随意地把它们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他们把一定的、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各生活领域的意识同这些领域本身割裂开来，并且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的尺度来衡量这个意识。他们完全一贯地把各个具体的一定的个人的关系变为“抽象的人”的关系，他们这样来解释这些一定的个人关于他们自己的关系的思想，好像这些思想是关于“抽象的人”的思想。因而他们就从现实的历史基础转到思想基础上去，由于他们不知道现实的联系，所以他们也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另外的思想方法去建立幻想的联系。把法国思想翻译成德国思想家的语言，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思想体系之间的联系，这就是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它被大声地宣布——如同托利党人谈到英国宪法时所说的一样——是“民族的骄傲和值得所有邻近民族羡慕的东西”。

因此，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無产阶级共产主义以及英法那些多少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人的精神的和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德国人的心肠的太空中的变形表现而已。“真正的社会主义”要人们相信，似乎它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其实，它本

身首先就是某种秘传的科学；它的理論著作只是对那些获知“思維精神”秘密的人才存在的。但是它也有公开的著作；由于它关心社会的、公开的关系，所以它必須在这一点上进行某种宣传。在这种公开的著作中，它已經不是訴諸德国人的“思維精神”，而是訴諸德国人的“心腸”了。这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說来更容易些，因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經不是实在的人而是“抽象的人”，所以它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所宣揚的不是革命热情，而是对于人的普遍的爱。因此，它向之号召的不是無产者，而是德国人数最多的两类人：抱有博愛幻想的小資产者和这些小資产者的思想家，即哲学家和哲学界的后生小子；它向之号召的一般是現在在德国占統治地位的“普通的”和不普通的意識。

由于德国現在事实上存在着的各种关系，所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个中間派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想使共产主义和占統治地位的观念調和妥協的企圖。同时，以下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許多以哲学为出發点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正是通过这样的轉变过程走向了、并且繼續走向共产主义，而其他那些不能摆脱思想体系的羈絆的人，將終身宣传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我們不可能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那些代表們（我們在下面所批判的文章，是他們不久以前写成的）是停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上，还是已經前进了。我們一般并不反对个人，我們只把刊登出来的文件看作是对于德国这样一个恶劣环境說来必定發生的那个流派的表现。

但是，此外，“真正的社会主义”显然是給青年德意志[⊖]派的美文学家、魔术师式的博士以及其他的著作家开辟了利用社会运动的广闊場所。在德国沒有现实的、激烈的、实际的党派斗争，这种情况在开始时甚至把社会运动也变成了純粹的写作运动。“真正的社会主义”乃是这种社会写作运动的最完全的表

現，这种运动是在真正的党性的利益范围外产生的，現在，在共产党形成以后，这种运动还想违反共产党而繼續存在。当然，从真正的共产党在德国产生的时候起，“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得不更多地在小資产者中間寻找自己的群众，而在那些萎靡和堕落的著作家中寻找这些群众的代表。

⊖ “青年德意志”是19世紀3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海涅和白尔尼对这一团体有極大影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在他們的文艺作品和政論中反映出小資产阶级的反抗情緒，他們起来捍衛信仰和出版自由。青年德意志派的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們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編者注

馬克思 恩格斯 反克利盖的通告^①

在共产主义者恩格斯、日果、海尔堡、馬克思、加勒尔、魏特林、馮·威斯特华伦和沃尔弗出席参加的会议上，关于紐約出版的德文报纸

海尔曼·克利盖主編的“人民論壇报”，^②大家（除魏特林一人“投反对票”外）一致通过了如下一个有附件說明理由的決議：

決議：

(1) “人民論壇报”主笔海尔曼·克利盖在該报上所宣传的

① 本文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員會所發出的通告之一，正如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史”（1885年）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些通告是“在論及当时形成中的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的特殊場合”时發出的。

克利盖的观点和活动在通告中受到尖銳的批評，由于布魯塞爾共产主义通訊委員會的要求，他不得不在1846年6月6日至13日在他所主編的“人民論壇报”第23、24号上發表了这一文件。該通告同时于1846年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7月号上發表，然而該杂志主笔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代表之一奥托·吕宁别有用心地加以窜改，他擅自插入自己的話并在很多地方作了修改。“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1929年版第5卷）所載的譯文是根据“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發表的德文翻譯的，其中許多地方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文而是吕宁写的。本版的譯文是初次按原稿翻譯的。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

② “人民論壇报”（«Der Volks-Tribun»）是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在紐約創立的周报。出版時間是从1846年1月5日至12月31日。

傾向不是共产主义的。

(2) 克利盖用以宣传这种傾向的幼稚而夸大的方式，大大地損害了共产党在欧洲以及在美洲的声誉，因为克利盖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在紐約的著作界代表。

(3) 克利盖在紐約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誕的伤感主义的梦囈，如果被工人接受，就会使他們的道德大大墮落。

(4) 本決議連同論据將分發給在德国、法国及英国的共产主义者。

(5) 本決議送交“人民論壇報”編輯部一份，要求該報在最近几号上將此決議連同論据一并發表。

恩格斯、菲·日果、路易·海尔堡、

卡·馬克思、戴勒尔、馮·威斯特华倫、沃尔弗

1846年5月11日于布魯塞爾

第一 部分

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囈語

“人民論壇報”第13号上刊登了一篇題为“告妇女書”的文章。

(1) “妇女是爱的祭司”。

(2) “送我們到这里来的是爱”。

(3) “爱的使徒”。

(a) 文学的插曲：“閃閃發光的仁慈的眼神”；“真理的声音”。

(b) 虛伪粗鄙的向妇女 captatio benevolentiae [討好的企圖]：“你們即使穿着女王的服装也仍旧是妇女……你們也沒学会用不幸者的眼泪来哄人。你們的心腸太軟，不会为了自己的

利益而讓不幸的孩子餓死在母親手里。”

(4) “可愛的小宝宝的未來”。

(5) “相親相愛的姊妹們”。

(6) “啊，請聽一聽我們的話，假使你們不這樣做，你們就會背叛愛。”

(7) “愛的”。

(8) “用愛”。

(9) “為了愛”。

(10) “我們向你們乞求(泣訴)^①的最神聖的愛的事業。”

(c) 美文學和聖經上的庸俗論調：“婦女命定生產人類的兒女”，這等子指出：男人不能生產孩子。

(11) “充滿愛的心靈必然發展成共性的聖靈”。

(d) 插曲式的 Ave Maria [福哉，馬利亞]^②：“女人們，你們有福了，你們三倍地有福了，因為你們命定要給早已預言過的幸福王國以第一次聖化。”

(12) “相親相愛的姊妹們”。

(13) “不是愛而是恨”(資產階級社會跟共產主義社會的對比)。

(14) “啊，親愛的！”

(15) “把愛送上寶座”。

(16) “由互愛而結合起來的積極的人們”。

(17) “愛的真正祭司”。

(e) 美學的插句：“假如你們胆怯的心靈還沒有忘記作出幾次美妙的飛翔”(這是能否實現尚待證明的魔術)。

(18) “愛的世界”。

①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② 天主教禱告的头一句。——編者注

(19) “恨的王国和爱的王国”。

(f) 欺騙婦女的企圖：“因此你們在政治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只要你們利用自己的影響，整個腐朽的恨的王国就會垮台而讓位給新生的愛的王国”。

(g) 旨在壓倒理智聲音的哲學喇叭聲：“讓全人類永遠安然自得，這就是你們活動的最終目的。”

(20) “你們的愛”。這是向婦女要求“最熱烈的”愛的借口，以便她們“一視同仁地把愛施舍給一切人”。這一要求是既下流的，又非分的。

(h) 遁逃曲：“成千上萬被遺棄的孤兒正在消滅他們所處的可怕的環境”。這裡“可怕的”究竟是什麼呢？是“孤兒”消滅“環境”，還是“環境”消滅“孤兒”？

(i) 新共產主義政策的表白：“我們不想剝奪任何人的私有財產；讓高利貸者保留已經擁有的財產吧；我們只想防止繼續盜竊國民財產的行為，防止資本以後剝奪勞動的合法財產。”達到這個目的辦法應該是：“每一個窮人，一旦保證他有從事生產勞動的可能，他立刻就變成人類社會有用的成員。”（根據這種說法，對“人類社會”貢獻最大的就是資產者，包括克利蓋十分憎恨的紐約資產者在內。）“假如社會給他一塊土地，使他能養活自己和家庭，那他就會永遠有這種勞動的機會……如果這巨大的土地（即北美14億英畝國有土地）^①不用來買賣而以一定數量交給勞動人民，那末美國的貧困現象就會一舉而消滅，因為那時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親手來給自己建設不可侵犯的家園了”。本來應該懂得，想用一道法令來阻止克利蓋所期望的宗法制度發展為工業制度，或者使東海岸工商業各州倒退到宗法的野蠻狀態

① 括弧裏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上去，这是立法者办不到的。可是，为了迎接上述幸福时刻的到来，克利盖已在准备做如下一种乡下牧师式的宣教：“那时我們就能教导人們和睦相处，彼此減輕一切生活上的負担和困难，并且

(21) 在大地上建設起第一批充滿天国的爱的村鎮”(每村都恰好占地 160 英亩)。

克利盖在結束对已婚妇女的号召时说：“首先你們要向

(22) 自己亲爱的丈夫，

恳求他們放弃旧的政策……讓他們看看他們的孩子，恳求他們为了他們的(蠢人的)①孩子們醒悟过来”。其次，他又向“少女們”說：“但願对于

(23) 你們的爱人来说

土地解放是他們人格的試金石，請不要輕信

(24) 他們的愛，

當他們沒有發誓忠实于全人类的时候”。(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少女們举止稳重，那末他就会向她們保證，她們的孩子

(25) “也会和她們(指“天国的鳥”)一样成为富于爱情的人”，他在結束他那單調的歌曲时又重复談到

(26) “爱的真正祭司”、“伟大的共性王国”和“聖化”等。

“人民論壇报”第 13 号——“答索尔塔”：

(27) “它(共性的伟大精神)②像愛之火，在教友的眼中燃燒”。

(28) “女人如果沒有她能愛、能为之献出自己的顫抖的心灵的男人，那她还成什么样子呢?”

(29) “用愛把一切人團結起来”。

(30) “母愛”。

(31) “对人的愛”。

(32) “爱的所有最初的声音”。

(33) “爱的光芒”。

(j) 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使“人类的全部生命服从于它(敏感的心)③的跳动”。

(34) “在金錢声中, 爱的声音沉寂了”。

(35) “爱和自制可以获得一切”。

这样, 单是在这一号报纸中, 約略計算一下, 就可以看到 35 种表现的^①爱。按照这种談爱的廢話, 克利盖在“答索尔塔”一文中和在别的地方都把共产主义描繪成某种充滿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 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結为几个字: 爱和恨, 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懦怯: 他向高利貸者諂媚, 答应不动已經属于他們的东西; 他發誓說并不想“破坏对家庭生活、国家和民族的依^②恋”, 只想“实现这种依^③恋”。說共产主义不是“破坏”, 而是要使現存的腐朽关系以及资产阶級对这种关系的一切幻想“实现”的这种懦怯而虛伪的說法, 从头到尾貫串在每一号的“人民論壇报”中。克利盖和政治家們爭論时所持的立場跟这种虛伪和懦怯是相吻合的。他認為(第10号上)写文章反对类似拉梅耐和白尔尼这种醉心于天主教的政治幻想家就是违背共产主义。因此, 像蒲魯东、卡貝、德薩米这样的人, 一句話, 所有的法国共产主义者, 只是“有名無实的共产主义者”。至于德国共产主义者已經远远抛开了白尔尼, 正像法国共产主义者远远抛开了拉梅耐一样, 这一点是克利盖在德国、布魯塞爾和倫敦的时候就應該知道的。

这种爱的鑿語将会如何使男女两性都变得神經衰弱, 将会如何使大批“少女”变得歇斯底里和貧血, ——关于这一点, 克利

①②③ 括弧里的話是馬克思的。——譯者注

盖自己也該想一想。

第二部分

“人民論壇报”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对“青年美国”^①的态度

我們完全承認美国民族改良派运动的历史合理性。我們知道，虽然这个运动所力求达到的結果在目前会促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工业制度的發展，但是它既然是無产阶级运动的成果，是对一般土地私有制、特别是在美国現存条件下对土地私有制举行的攻击，其結果必然会导向共产主义。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紐約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Anti-Rent-Bewegung〕，竟用一些流行的共产主义术语和华丽的詞句粉飾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于是他就証明，他完全不清楚“青年美国”和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除了上面已經引証过的那些地方以外，我們現在还要举出一个例子，說明他如何用使全人类获得幸福这种华丽的詞句来裝飾土地运动中提出的美国地产析分计划。

在“人民論壇报”第10号上所载的“我們要求的是什么”一文中說道：

“他們(即美国民族改良派)^①称土地为全人类的公共財

① “青年美国”《Молодая Америка》是美国手工业者及工人的組織。該組織是1845年創立的群众性的全国改革协会的核心，协会宣称它的宗旨是無償地分給每人一塊土地。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使用奴隶的农场主及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了許多其他民主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軍等等)。許多德国侨民(手工業工人)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但是曾經一度参加过全国改革协会的克利盖和他的集团却鼓吹“真正社会主义”这种反动的空洞思想，引誘德国侨民脱离爭取民主的斗争。